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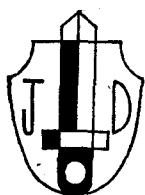
从V字底 端向上的人

● 剑与盾丛书

● 剑与盾丛书

书





剑与盾丛书 2

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编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武定西路1251弄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6,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frac{\text{ISBN } 7-80514-018-0}{10311 \cdot 14}$ 定价: 1.55 元

推动法制题材文学更 健康地发展(代序)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龚心瀚

《剑与盾》创刊一周年了。目前正是法制题材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司法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和部署了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任务，并且讨论制定了规划。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一规划，并且已经批转全国。这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的确定，就使得法制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希望《剑与盾》编辑部和广大法制题材文学创作人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和当前的大好时机，坚决贯彻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繁荣法制题材文学创作，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

《剑与盾》创刊一年来，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直接关怀下，发表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法制题材文学作品，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增强法制观念，了解法律常识，养成守法、用法习惯，并且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好评，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进一步发表更多富有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法制题材文学作品。

近年来，法制题材文学作品已成为广大读者最喜爱的文学品种之一。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好现象。但是，当前法制题材文学创作，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yêu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改进。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明确，法制题材文学创作同样要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的方针，以社会效果为最高的准则。人民群众中有大量知法、守法，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好人好事，领导干部中有不少学法、用法的典型，司法机关中有众多的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秉公执法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主要精力、主要篇幅去塑造他们，表现他们。同时，适当地发表一些具体的形象的宣传法律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教育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案例故事。要杜绝和防止滥登荒诞离奇的刑事破案故事、侦探推理小说的现象的发生，要杜绝和防止详细描绘凶杀、抢劫、奸情等犯罪行为的笔墨见诸报刊，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艺术上要着力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要把笔力集中在人物的塑造上。叙事性的法制题材文学作品离不开故事情节，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对于强化人物性格、深化主题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有些法制题材文学作品，一味追求离奇的情节和惊人的悬念，没有集中力量塑造人物的形象，因而大大削弱了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

要重视法制题材文学作品的真实感。一部作品要吸引人、感动人从而教育人，关键是要以它的真实的描写使人信服。为求真实就需要深入生活。切忌东拼西凑，胡编乱造。

要下决心学习法律知识。我们的作家、作者和编辑，真正

懂得法律的恐怕不多，这是同法制题材文学创作的要求很不相适应的。不懂得法律或对法律一知半解而又要从事法制题材文学的创作，就难免要出一些差错甚至闹出笑话。

我们更要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我们的洞察力。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我们观察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从事创作。

法制题材文学创作是一个新开拓的领域，要为法制题材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开创出一条宽阔的大路。我们衷心祝愿《剑与盾》编辑部能够团结广大法制题材文学创作人员充当开闢这条大路的开路先锋！

前 言

由上海市公安局主编的《剑与盾》杂志，自一九八五年初创刊以来，在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期。它运用文艺形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先后发表了一批脍炙人口、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近两年来，我们的“剑”，无情地刺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我们的“盾”，坚决地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不受任何敌人破坏，並讴歌公安、政法干警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光辉业绩。

为了活跃和推动法制文学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好地用文学的形式宣传法制，用法制的内容丰富文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剑与盾》丛书。

《剑与盾》丛书（一）、（二）、（三）集中编选了不少获《剑与盾》首届文学奖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大狱春秋；短篇小说：黄月亮；报告文学：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侦察通讯：贪财恋色的悲剧等等。这一簇簇诱人的奇葩，故事曲折惊险，场面惊心动魄，人物爱憎分明。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並引来一个竞相创作法制文学的新高潮！

在出版《剑与盾》丛书工作中得到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和《剑与盾》杂志社有关同志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元旦

目 录

翻 译 小 说

- 死者的谎言…………… [日]夏树静子著 贺鑫昌译(173)
此仇难报…………… [英]阿迦沙·克里斯蒂
孙爱华 南山编译(194)
浴室疑案…………… [美]雷奈达·商波森原著
良沐 郑文改写(212)
“迷宫”中酿恶者…………… 张晶译 袁光荣改编(221)

中 篇 小 说

- 翡翠鸳鸯杯…………… 汪雷(1)
“神龙”号准时启航…………… 陆海光(45)
婚宴上的凶手…………… 陈奎鹤(76)

报 告 文 学

- 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 周云发(101)
拳拳之心…………… 张温俐(131)

短 篇 小 说

- 歌坛巨星陨落…………… 陈惠玉(143)
失踪的情人…………… 喻智官 喻平官(156)

侦 察 通 讯

- 罪恶的旋涡…………… 叶桢(235)
她死在谁的手里…………… 钱勤发(243)

海 外 见 闻

- 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实…………… 陈继光(257)

翡翠鸳鸯杯

汪 雷

省报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运河市文物商店老收购员孙海的模范事迹，介绍他为寻找一件珍贵文物——翡翠鸳鸯杯而历尽艰辛的过程。

但是，市公安局刑警中队长凌勃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很气愤地连连说：“不公平！不公平！”

中队长凌勃四十多岁，身材粗壮结实，不苟言笑。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同样如此。几乎任何人都不敢在他面前开玩笑，以免他把俏皮话当成真话对待。

这时，他心里的那股怨愤之情，却犹如点燃的香烟，时明时暗，熄灭不了。因为省报只宣传了孙海的模范事迹，而对那个年轻的刑警郑绍竑，却一个字也不提，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作为领导郑绍竑多年的中队长凌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报社这种做法的！

对，应该迅速去一趟省城，向报社编辑部澄清事实。

他，终于跨到窗前，大声喊道：“司机班小赵，准备出车！”

凌勃带着一股风，钻进了吉普车，在小赵的肩头上拍了一下：“省城，快！现在就出发。”

小赵显然已经习惯了公安部门这种紧张突兀的生活。他二话没说，就拧开油门，把车头一扭，拐上了通往省城的沥青公路。

喧闹繁华的城市，很快就抛在后面了。铺筑在京杭古运河边的公路，象一匹永远抽不尽的玄纱，迅速卷向车后。堤外，翠绿的原野里飘荡着金黄的油菜花香。堤内，古运河水波光粼粼，倒映着两岸的村舍、集镇和树林。蔚蓝的远方，水天浑然一体，只见几片白帆轻轻移过……凌勃渐渐从纷纭烦躁的思绪中镇定下来，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如何去同报社编辑交涉。对了，谈话还是应该从那只不寻常的翡翠鸳鸯杯开始——

二

蜂鸣器急促的“嘟嘟”声还未停息，墙壁拐角处的信号灯还在一闪一闪地放着刺眼的红光，十多个有关的公安干警，刚接到信号，就迅速赶到会议室。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在大运河疏浚工地一一七工段值勤的刑警郑绍竑，他手里还捏着一本没看完的书。见大家已经到齐了，他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立刻腾地红了。他紧移几步，在靠近门边的地方，悄悄坐了下来。

市公安局长是位作风明快的老干部。他瞥了郑绍竑一眼，就从面前举起一只绿色的雕杯，用目光环视着大家，说：

“我先请你们看一样东西，谁认识它？”

冬日的阳光照射在那只半透明的杯盏上，杯盏上闪耀着一层璀璨的淡绿色光芒。它的底座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雌鸳鸯，内中还有一只小小的日晷，四周浑然一体，丝毫看不出嵌合过

的痕迹。显然，这不是那种一般性的内雕工艺品。

与会的公安干警们，把它仔细地传观一圈，谁都叫不出它的名称，也没法想象制造者是用什么工具、什么办法在它的底层里嵌进那只小日晷的。

最后，传到了郑绍竑手里。有人悄悄地戏谑道：“喂，博士，你大概认识它吧？”

郑绍竑眯起眼睛，把它上上下下端详一遍，然后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道：“它大概是叫鸳鸯杯。我在一本书里见过。”

被请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银发稀落、态度安详的老者，他是一位考古专家。他从身边的资料夹里取出一些书报，略带矜持地说：“它叫翡翠鸳鸯杯，是初唐时期的艺术珍品。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它是作为贡品，被送入宫苑的。一共两对，四只。到了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时，其中的一对由郑和作为礼物，赠送给岛国的国王。以后一直流落在海外。最近香港的报纸披露说，它们在伦敦的拍卖行里以十万美元的代价，卖给了联邦德国的一个收藏家。”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惊叹声。

考古专家等到大家安静下来，才又说下去：“这种翡翠鸳鸯杯，重要的不仅在于它的市场价格，还在于它的学术价值。研究它，对于考证我国当时的工艺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结构，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要找到与这只雌鸳鸯杯配对的雄鸳鸯杯，就显得非常必要。”

“这一只是在哪儿找着的？”有人大声提问。

考古专家翻动着一册颜色发黄的线装书，说：“根据《楚州府志》记载，国内的这对翡翠鸳鸯杯，在明清之乱中流失到民间，辗转到了楚州一位富商的手中。那位富商后来携着它迁徙扬州，在途中忽然遇到大风，船翻货倾，这对翡翠鸳鸯杯也

失落在京杭大运河中。富商十分钟爱这对宝物，雇了上百个渔民来打捞，捞了半个月，连一只也没捞着。富商痛不欲生，竟然跳入大运河含恨自尽……”

市公安局长大约是嫌考古专家讲述得过于详尽，忍不住插上来说：“这一只，就是在当年富商翻船处寻着的。位置是在一一六工段。一位民工在淤泥中发现了它，立刻交给有关部门。另一只，目前还没有找到。”

考古专家又慢条斯理地接着说：“我们研究了当时府志和县志中记载的水文气象条件，进行了综合分析，估计另外一只翡翠鸳鸯杯，也不会超出一一五至一一七工段这段范围。而且，以下游的一一七工段的可能性最大。”

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有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在一一七工段值勤的年轻刑警郑绍竑。

郑绍竑也感到了一阵局促不安，他躲开众人的目光，竭力盯住那位考古专家。过了片刻，他才突然说道：

“我们负责的一一七、一一八等几个工段，进度很快，目前已经挖到了两公尺以下的积淤层。可能，那只雄翡翠鸳鸯杯已经出土，或者落进别人的手中了。”

市公安局长挥挥手，说：“所以，大家用不着到河床的淤土里去寻找它，而是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那些有可能接触到那只翡翠鸳鸯杯的人身上。大家可以来商量一下……”

由于线索太少，大家当场并没有商量出什么成熟的方案。散会之后，凌勃独自去了档案室。直至冬日西沉、暮色苍茫的时分，他才走出来，带上郑绍竑和徐岚一块儿回京杭大运河疏浚工地去。

吉普车驶上运河堤岸的时候，凌勃示意司机小赵停下车。绵延千里的古运河两岸，如今是一座座稻草屋顶的人字形工

棚，望不见尽头。千里河床，千百年来第一次被抽干了水，袒露着油黑油黑的胸膛。

凌勃伫立在堤边，凝视着明显被挖深了的河床，深思熟虑地说：“……一桩毫无线索的无头公案。要确保那只雄翡翠鸳鸯杯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国家，就必须从全面排查开始。”

“全面排查？”郑绍竑微微有些吃惊，忍不住道：“我们中队负责的工段有几千个民工呢，难道都把他们当成怀疑的对象？”

凌勃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在没有发现确实下落之前，不能排除任何人非法占有它的可能性。”

郑绍竑朝绵延千里的河床瞥了一眼，若有所思地说：“也许，它没有落在我们中队管辖的范围里。”

凌勃生气了，转过那张象坚冰一样冷峻得发青的面孔，狠狠扫了郑绍竑一眼，大声说：

“你少来点自以为是，好不好？你应该相信专家们的研究分析。”

郑绍竑有点执拗，刚要回话，同车而来的徐岚在身后悄悄扯扯他的衣角，制止了他的发言。

徐岚是郑绍竑的妻子。她年轻端庄，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技术员。京杭大运河疏浚工程开工后，被临时抽调到工地上来负责治安值勤工作的。这时，她委婉地对凌勃说道：

“中队长，目前情况不明，侦查那只雄翡翠鸳鸯杯，仍然使用‘全面排查’的那种老方法，至少在时间上是花费不起的……”

凌勃脸色开始和缓下来，点点头，说：“那当然。我只说了一半，应该是‘全面排查、重点突破’。这几千个民工，我都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了解。从档案上看，目前有三个人可列为嫌

疑对象。”

凌勃顿了一下，发觉郑绍兹和徐岚都在注意地听他讲，又接下去说道：

“第一是鲁小丘。他有赌博行为，曾受过警告。他经济上又有挥霍现象。他具有一定的文物知识。因此，他有可能非法侵吞翡翠鸳鸯杯。第二个是韩梅子。她由于触犯治安管理条例，受过行政拘留的处分。有前科。她目前在工地上卖花生，接触的人多，社会关系复杂。难保她不与一些走私犯联系。因此，她也有违法犯法的可能性。另一个人，可能性则更大。他原先是运河市文物商店的收购员，名叫孙海，一九六〇年由于盗卖国家文物，他被判过十年徒刑。刑满后又因反革命罪加刑八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被释放回原籍农村劳动。现就在——七工程段里。”

郑绍兹咬咬嘴唇，说：“他们三个人我都认识。我觉得，他们非法侵吞那只翡翠鸳鸯杯的可能性都不大。”

凌勃甚感意外，悻悻地问：“为什么？”

郑绍兹斟酌着回答说：“我插队农村时，和鲁小丘在同一个生产队，我熟悉他。他爱表现自己，肚里藏不住秘密。那只翡翠鸳鸯杯如果真的落在他手里，用不着侦查，他自己就会吹嘘出来的。至于韩梅子，也不可能。她蹲拘留所，并不因为干不三不四的坏事。何况她毫无文物知识。至于孙海，我不熟悉。不过，我觉得，象他那种性格的人，怕不会再知法犯法……”

凌勃打断他的话：“你凭什么下这种结论？”

徐岚在一旁感到左右为难，不知自己是规劝丈夫、还是替丈夫申辩才更妥当点。她不由眨着一双秀目，朝丈夫多注视了一会。郑绍兹却不看她，继续执拗地对凌勃说道：

“反正，我们应该在信任群众、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线索，再也不能干那种诛而不教的蠢事了。诛而不教，那不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

他把末了的“诛而不教”那句话，说得很重很重。

凌勃仿佛被人灌了一口浸过黄连的烧酒，喉咙里有股又苦又辣的烧灼感。不多久以前，疏浚京杭大运河的民工们在清淤时，发现埋藏河底的、明代万历年间加固堤防用的大量圆木护桩。这些木桩，由于防腐措施好，虽然水淹淤埋数百年，还完好如初，这惹得许多人眼热，几千根又粗又大的圆木护桩，竟然在一夜之内，被哄抢一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凌勃星夜带着公安干警，拦截、查获了所有非法私吞的木桩，并且惩办了几个为首分子。案子办得干净利落，国家财产几乎未受一点损失。凌勃暗自高兴。不料，市公安局局长却批评他这种做法是“诛而不教”。说是他若早点做好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工作，这种恶性违法事件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现在，郑绍竑哪壶不开提哪壶，凌勃虽感不快，但蓦然想起此事，却也不得不凝神重新思考起来。

三

凌勃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总算同意了郑绍竑的建议，在工地上进行一次文物保护法的普及教育。

为了配合宣传，他们特地从市文物商店请来几个同志，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展览会，展出一些实物。一边用半导体喇叭宣传《文物保护法条例》，一边介绍文物知识，让民工们搞清楚什么叫文物。

第一天就收到了成效。有个民工当场抱来一只陶土罐，

还爽爽快快地说：“这是我从河底挖出来的，是文物嘛？若是文物，就献给国家吧。若不是，依旧还给我，让我带回家去腌咸菜。”

文物商店的那几个同志把它接过去，交头接耳地观摩一番，个个面露喜色。后来，为首的收购员向那位民工大声宣布道：“是文物。这是青莲岗文化的代表作，如今已经不易收集了。按国家规定，我们收购了，另外再发给你奖金五十元。”

奖金是立刻兑现的。那个民工喜出望外，捏着钞票的两只大手直哆嗦。在场的民工们，也几乎都没想到：那只不显眼的灰土瓦罐，竟然能值这么多钱！

过不久，一些民工纷纷来到文物展览处问讯，

“我也捡着一只瓦罐，是不是文物？”

“我在河淤里挖着一只青铜家伙，能值多少钱？”

“我家里还藏了一只玉器，派不上用场，国家肯收吗？”

“……”

凌勃有些意外，没想到群众会有这样热烈的反应，他那张常年挂着冰霜的脸上，不觉也微露出一丝稀有的笑意。

可是，刚刚过了两三天，凌勃脸上的笑意便又消失了。他皱着眉头，走进设在工地上的治安值班室，看见郑绍竑倚在窗口，翻着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心里更加不悦了，劈头便问：

“你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郑绍竑放下书，显得有些茫然。想了半天，才红涨着脸，说：“我想，他们文物商店也不能坐着等货上门。应该主动到下面来收购……”

凌勃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文物商店的经理吗？用得着你去研究经营方法？你是搞公安的，考虑问题应该从你

自己的职责出发！你看见没有：收购收购，最近文物商店在工地上确实收购了一些文物，可没有一件珍品，更谈不上那只翡翠鸳鸯杯了。很明显，有人是想用抛出芝麻的办法来保住西瓜！”

郑绍竑似乎很吃惊，他睁大双眼看着凌勃，过了片刻，才忍不住地说：“中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也许，那只翡翠鸳鸯杯根本就没有失落在我们工段的范围里。”

凌勃反驳道：“你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我没有抱着任何侥幸心理。”郑绍竑不服气地扬扬手中的那册线装书，替自己申辩道：“我自从接到任务之后，就一直在寻找那只翡翠鸳鸯杯的有关线索。这本《艺林广记》，是清人记载当时各种工艺品的专著。我希望从这当中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凌勃不以为然地道：“我还没听谁说过，能靠这种野史杂书破了案子。我们那一项方针政策是依据它们制定的？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实际的工作吧！”

凌勃觉得郑绍竑当初提出首先宣传文物保护法的建议，实在有点书生气。如今事实证明：它对侦寻那只翡翠鸳鸯杯，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看来，还是应该从“重点突破”入手。这是凌勃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凌勃主意已定，当天晚上，他就分别把鲁小丘、韩梅子和孙海三个重点排查对象叫到中队的值班室来。

鲁小丘和韩梅子一听凌勃为追查翡翠鸳鸯杯找他们，并把他们列为嫌疑对象，心里都忿忿然，一口否认见过什么翡翠鸳鸯杯。

第三个是孙海，这五十多岁的老汉，穿着一套退了颜色的旧袄裤。他脸色憔悴，灰白头发乱蓬蓬的。不知是冷，还是